學規類編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規類編

(二)

張伯行纂

學規類編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傳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奥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徹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閒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

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興。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竝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

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

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

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挼。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與。

學規類編卷之九

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進學

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

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礙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龜山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尙。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

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學道者正如學射。縵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尙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弈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乎。如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見灑然冰釋凍

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傍。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纔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

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人氣須是剛。方做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

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譬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嘗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衰將去。亦做得卻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

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　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

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閒。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凡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頭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閒而已。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

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卽便提撕。卽常在此矣。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

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與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

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卽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汙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

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澂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件工夫。只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

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規類編卷之十

總論爲學之方二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驚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只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曾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

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心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

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里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

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都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

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曰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埽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衆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

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　問爲學道理。日用閒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閒。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麤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

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閒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閒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麤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麤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儘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閒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

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縣空揣度。去道遠矣。　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埽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　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

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往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

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旣有閒。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眞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

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偸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望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其爲敬也必疏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

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麤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魯齋許氏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薛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也。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

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廷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閒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尙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悄工底

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衆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

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操則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止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聞。亦以精一爲戒也。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

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閒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

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薛文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澈然矣。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

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存養卽所以立本。窮理卽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旣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

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閒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閒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埽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慮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

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燭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閒斷。纔閒斷、便不敬。

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辟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

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喩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常人見貴

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入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

助長。以其默坐澂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眞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堅。羅整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明旦。出王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庶盡事天之道。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與天一矣。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

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

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

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愼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閒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礙。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

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物來存著。）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

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

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是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閒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

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靑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胡敬齋曰。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病也。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鑿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縣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持敬是窮

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

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乃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

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麤者知有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温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顔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爲狂。況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麤淺深之別耳。耳順是竝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薛文清曰。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

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庵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

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竝進。固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第成一場閒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薛文清曰。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忘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謹

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人不謀諸己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羅整庵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眞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言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

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溼。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都射上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卽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卻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

察。

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聖人做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麤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放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設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

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治。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目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盡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盡入深。盡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模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

尙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卻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　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

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眞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眞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盡圓轉。直截處盡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

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思量。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淩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徹。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

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深戒也。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曾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卽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辭文清曰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戈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閒

斷。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悞矣。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眞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矣。